

从读者到作者:笔杆为媒助圆梦

□李华

1984年,我怀揣着对金融事业的忱与憧憬,踏入了位于四川省广安市的农行广安支行的大门,弹指一挥间,已坚守四十年。回首这段职业生涯,我始终扎根基层金融一线,从初出茅庐的青年柜员,成长为深耕业务的农行老兵,更完成了从潜心品读报刊的忠实读者,到执笔抒写农行故事的作者的蜕变。四十年风雨兼程,笔墨相伴初心,我以笔杆为媒,在文字耕耘中,圆了半生文字梦;在坚守奉献里,践行了一名老农工人的初心与担当。

初入农行之时,我年仅20岁,被分配至基层网点担任出纳、储蓄柜员等职。彼时,基层网点条件简陋,无智能化设备与数字化办公系统,低矮的营业用房、陈旧的办公柜台,终日相伴的算盘与票据,构成了全部工作场景。每日点钞、记账、办理存取款业务,工作琐碎且严谨,容不得丝毫懈怠。我跟随前辈潜心学习业务技能,指尖因反复点钞磨出厚茧,算盘操作愈发娴熟,短时间内便熟练掌握各项基础业务。同时,也深刻体悟到,基层金融岗位虽平凡,却连接千家万户,关乎群众切身利益,责任重于泰山。

工作之余,阅读金融报刊与行业刊物,是我最大的爱好。在信息传播相对滞后的年代,各类报刊是我了解农行发展、感知行业动态的重要窗口。《金融时报》《中国城乡金融报》《中国银行保险报》《农村金融时报》及地方党报,我每期必读、悉心研读,大到国家金融政策导向、农行改革发展部署,小到基层网点服务点滴、员工工作感悟,皆认真品读、细细揣摩。报刊中,农行人扎根乡土、服务“三农”的坚守,农行助力民生、赋能地方发展的担当,字里行间的真挚与赤诚,深深触动着我。那时,我便心生期许:身边敬业奉献的同事、日常暖心服务的故事、农行始终坚守为民的初心,若能执笔为文,将这些平凡的感动、真实的故事记录下来,让更多人读懂农行人、认可农行,便是极有意义的事。

自此,一颗写作的种子,在我心底悄然扎根。彼时,我仅是普通读者,无专业写作功底,未接受过系统训练,甚至未曾撰写过一篇完整稿件。从读者到作者的跨越,满是艰辛与挑战。但我秉持着对文字的热爱、对梦想的执着,坚信只要持之以恒,从零起步就能抵达目标。

此后,阅读成为我数十年不变的习惯。遇有优质文章、精练语句,我便工整摘抄于笔记本,反复研读文章结构、语言逻辑与行文立意,十余本摘抄笔记写满初心与热忱。无暇专职写作,我便利用夜晚与周末的碎片时间,在他人休憩之时,我伏案研习范文、打磨文字。

写作,更圆了我半生文字梦想。年少时偏爱阅读,未曾奢望能执笔为文,四十年坚守,我从忠实读者蜕变为撰稿人,以笔墨记录时代发展、农行变迁与身边感动。这份热爱与坚守,让我平凡的基层生涯,绽放出别样光彩。

如今,我年近花甲,依旧坚守阅读与写作的习惯。看着青年员工陆续加入农行,我主动将自身写作经验、积累心得倾囊相授,引导青年员工多阅读、多积累、多深入基层,鼓励他们提笔撰文,讲好农行故事,传承“农行精神”。看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员工爱上写作、佳作频出,笔墨情怀在农行代代传承,我内心满是欢喜与慰藉。

我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,悉数奉献给挚爱的农行业务。从伏案阅读的读者,到执笔抒怀的作者,身份虽变,但我对农行的赤诚、对文字的热爱、对服务群众的初心,始终未曾改变。

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2024年4月,我已退休,但写作的激情始终未减,仍在笔耕不辍。

字。缺乏写作素材,我便跟随同事下乡走访、服务客户,走遍广安各乡镇村落,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户家中,将暖心服务场景、群众真切心声,一一记录留存,化作鲜活的写作素材。

写作初期,困难接踵而至。初稿语言生硬、结构松散,投递的稿件屡屡石沉大海。偶有同事劝慰,只需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,无需耗费精力写作。但我从未轻言放弃,深知逐梦之路从无坦途,文稿欠佳便反复修改,技巧不足便潜心钻研,坚信唯有坚持方能破茧成蝶。一篇稿件常修改数遍乃至十余遍,废稿积攒成册,依旧笔耕不辍。

令我记忆犹新的,是一次随同事前往偏远乡镇,为种植大户办理惠农贷款,农户获贷后的感激与欣喜、同事奔波服务的坚守与付出,令我深受触动,连夜撰写通讯稿件。初次投递未果,我并未气馁,携手稿向分行宣传前辈请教,逐字逐句优化打磨。白天坚守岗位履职,夜晚潜心修改文稿,历经数晚雕琢,稿件《春路雨添花》终于在《中国金融工运》刊发。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化为铅字,笔下的故事被读者品读时,我内心满是激动与欣慰,这不仅是写作路上的首次突破,更坚定了我执笔前行的信念。

自此,我笔耕不辍,一写便是四十年。我始终秉持“文须写实,情须真挚”的原则,摒弃空洞虚言,坚守内容本源,不写脱离实际之文,不抒无病呻吟之情。我书写基层同事坚守岗位、暖心服务的日常,记录农行普惠金融下沉乡村、惠及民生的实践,抒写农行助力脱贫攻坚、护航乡村振兴的担当,刻画广安大地金融“活水”滋养产业、群众增收致富的变迁。从简短工作简讯,到深度通讯报道,再到人物事迹、经验材料,我在实践中摸索成长,从写作新手,逐渐成长为同事认可的宣传骨干。

四十年耕耘,我累计撰写各类稿件2000余篇,其中1000余篇先后刊发于《农民日报》《金融时报》《中国城乡金融报》《中国银行保险报》《中国县域经济报》《农村金融时报》《城市金融报》《四川日报》《广安日报》等媒体,多次被《中国城乡金融报》社评为“优秀通讯员”称号。

写作之路,让我更深悟农行使命。从品读他人笔下的农行故事,到亲自抒写农行实践,我愈发理解服务“三农”不是一句口号,而是一代代农工人的坚守与践行。每完成一篇稿件,我对本职工作便多一份敬畏,对农行业务便多一份热爱,更明晰自身肩负的责任与使命。

写作,搭建起农行与群众的沟通桥梁。众多农户对金融政策、信贷产品不甚了解,我以质朴平实的文字,解读政策、讲解服务,让内容通俗易懂、便于践行。不少农户因读我的稿件,前来网点办理业务,顺利解决融资难题,日子愈发红火。群众的认可与赞许,让我觉得所有坚守都意义非凡。文字拉近了农行与群众的距离,让农行形象更接地气、更具温度。

写作,更圆了我半生文字梦想。年少时偏爱阅读,未曾奢望能执笔为文,四十年坚守,我从忠实读者蜕变为撰稿人,以笔墨记录时代发展、农行变迁与身边感动。这份热爱与坚守,让我平凡的基层生涯,绽放出别样光彩。

如今,我年近花甲,依旧坚守阅读与写作的习惯。看着青年员工陆续加入农行,我主动将自身写作经验、积累心得倾囊相授,引导青年员工多阅读、多积累、多深入基层,鼓励他们提笔撰文,讲好农行故事,传承“农行精神”。看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员工爱上写作、佳作频出,笔墨情怀在农行代代传承,我内心满是欢喜与慰藉。

我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,悉数奉献给挚爱的农行业务。从伏案阅读的读者,到执笔抒怀的作者,身份虽变,但我对农行的赤诚、对文字的热爱、对服务群众的初心,始终未曾改变。

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2024年4月,我已退休,但写作的激情始终未减,仍在笔耕不辍。

终身阅读之旅

□徐新

在我童年时,父亲在供销社的文具部做营业员。文具部主要售卖的是学习用品、连环画、图书等,正是这个原因,使阅读成了我终生的“旅行”。

连环画,民间俗称小人书,以其朴素简洁的画面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成了几代人童年时期不可或缺的读物。在娱乐生活比较匮乏的七八十年代,小人书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。当时的连环画大小、形状差异不大,但内容种类丰富,有中外古典名著、民间故事、神话童话、历史的和现代的各类事件或人物、上世纪的战争题材……五花八门、应有尽有。这些连环画的共同特点就是图文并茂,画面清晰,意思明了,下面附注的两三行文字也是直白、易懂。尽管我们时常读错或对一些字词不甚了解,但边拼读,边看图猜测图意,也能领会其中的大概意思,读得津津有味,欲罢不能。

那时,从供销社买一本连环画图书,价格通常在一角六分钱左右,页数厚的、纸张好一点的稍贵几分。虽然现在看起来价格便宜,但当时家庭收入微薄,大人们是不舍得买的。一本图书翻得再破再烂都不舍得扔掉,过了一阵拿出来再次翻阅。

有时候周日跟着父亲去单位玩,看着柜台橱窗里摆放着的花花绿绿的小人书,我垂涎欲滴地张大了嘴巴。后来,父亲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说起,想下日后“借书”回家给我看,并且保证没有折痕、不弄脏,如果有所损坏,就买下来。同事知道这是违规的,但是几次看到我眼巴巴的样子,出于同情也就答应了。

记得那天下班后,父亲第一次带了一套《岳飞传》(上中下)回家,用牛皮纸包得严严实实。我看到后欣喜若狂,正要伸手去拿。父亲挡住了我的手,他严肃地和我讲:“这些崭新的书很贵,我们也买不起,你看书前要洗手,不能折角。今晚看完,明天一早我上班时带过去。如果不能做到,那以后就没得看了。”我听了频频点头。那天晚上,我一口气把三本书都读完了,还觉得意犹未尽。就这样,父亲每天晚上带两三本书回家,我也一丝不苟地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,做完作业后就在书海中遨游。

随着年级的升高,我已经不再迷恋于连环画,开始瞄准“大部头”了。父亲便利用星期天给我借一本书,让我争取一天看完。几年下来,我读了很多长篇小说。时而遨游玉阙,行走蟠桃园,看孙悟空大闹天宫;时而上梁山,逛大名府,看好汉们除暴安良;时而去荆州,游走赤壁,看草船借箭、火烧连营;时而漂七海上,独闯荒岛,看鲁滨逊智救“星期五”……徜徉其间感受到的是智慧、幸福和温馨。于是,名著也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

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,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父亲也不再“借书”了。阅读已成了我终身受益的习惯,充满书香的人生,让简单的生活变得丰富而厚重,远离了物欲的骚动,淡忘了尘世的喧嚣,为心灵找到了一个和谐温馨的栖息地,一步步引领我告别野蛮、低俗和浅薄,给生活和心灵洒满文明、智慧和幸福的阳光。

回首往事,记忆深处的“供销社”依然那么亲切,那段阅读时光永远值得我铭记……

麻袋里的书香

□白建平

1986年的太原,春风里还带着汾河的湿润气息,这是我在山西省中药材学校求学的第二个年头。刚入学时,我心里揣着两个念头:学好岐黄之术,读遍天下好书。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虽能解燃眉之急,却终究满足不了我这个“书虫”的胃口。直到太原本地的同学和我讲:“要买书,就去解放路新华书店,那可是咱太原最大的书店,啥书都有!”这句话,像一颗石子投进心湖,让我再也按捺不住。

星期天,天刚蒙蒙亮,我就揣着省了几天的伙食费,坐着榆次通往太原的公交车赶往解放路。远远望见新华书店的门头时,我的心跳莫名加快——那扇玻璃门后,仿佛藏着另一个广阔世界。

推开门,浓郁的油墨香扑面而来,比学校药房的药香更让我沉醉。书店里整洁明亮,高高的书架一排排整齐排列,分门别类地摆满了图书,从古中外的文学名著到专业典籍,从通俗读物到书画画册,一应俱全。

第一次买书,我犹豫了许久。口袋里只有8元钱,那是我从每天的菜金里省出来的——早餐不吃馒头,午餐只打一份素菜,晚餐就着咸菜喝稀饭。最终,我咬咬牙,买了一本5元的《红楼梦》和一本1.6元的《民间对联故事》创刊号。走出书店时,阳光已经升高,我把书紧紧抱在怀里,仿佛抱着稀世珍宝,连肚子饿都忘了。

从那以后,每个星期天都成了我的“书店日”。我会提前列好书单,省下一周的伙食费,早早赶到书店。当遇到心仪的书价格超出预算时,就和店员商量预留,然后接下来的几天更加节俭。记得有一次想买一套四册的《李白集校注》,订价7.4元,相当于我半个月的伙食费。

宿舍的床头柜渐渐堆不下我的藏书,从中药材专业书籍到古今中外名著,每一本书都带着我的体温和期待。在那个图书出版蓬勃发展的年代,每一本书都来之不易,买到手后我总会细细研读,在书页上划满红线,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,就像在课堂上记笔记一样认真。

二年时光匆匆而过,毕业离校那天,我收拾行李时,才发现积攒的书竟装满了整整一麻袋。麻袋装得鼓鼓囊囊,搬起来沉甸甸的,里面不仅有几十本专业书籍,还有近百本文学读物和杂志。我舍不得丢弃任何一本,花了半个月的生活费办理了铁路托运,把这麻袋书寄回了老家。当父母打开麻袋看到满满一袋子书时,又心疼又欣慰,父亲说:“这都是你的精神财富,比啥都金贵。”

如今,四十年过去了,麻袋里的书依然整齐地摆放在我家的书柜里。书页已经泛黄,书脊有些磨损,但每当我翻开它们时,1986年的太原街景、解放路新华书店的油墨香、省吃俭用买书的日子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工作后,我先成了一名中药师,后来我调动到了银行工作,那些专业书籍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;而文学书籍则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,让我在忙碌的工作之余,总能找到心灵的慰藉。

现在的书店越来越精致,买书也越来越方便,动动手指就能送货上门。但我依然怀念1986年的解放路新华书店,怀念那些坐着公交车赶去买书的星期天,怀念省吃俭用只为一本好书的纯粹。那一麻袋书,不仅是我青春岁月的见证,更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,它们承载着一个书迷对知识的渴望,也藏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记,永远温暖着我的人生旅途。